

不同年代出生的人，成长背景不同，其读书风尚和趣味也因此产生差异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连续刊载关于“50后”“60后”“70后”“80后”“90后”的阅读调查访问记，借以勾画我国不同年代人群的阅读轨迹和偏好。

——编者

不同时代 不同阅读风尚（一）

“50后”：恋经典 重补偿 盼新书

本报记者 叶晓楠

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，现在的年龄从57岁横跨到66岁。他们有的还在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，有的则已退休、有了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。已届耳顺之年的“50后”，在阅读中呈现出哪些特点？他们对于阅读又有怎样的期待呢？

最珍惜读书机会的一代人

同为“50后”，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道出了他那一代人的特性。他说，由于时代的原因，在接受知识和教育的早期阶段，大多数“50后”没机会坐在教室里安静地读书，而是上山下乡，再加上书籍资源并不如现在丰富，他们只能在辛苦的劳动之余，挤出时间去阅读。每当好书出现，爱书的年轻人借阅传看是常见的事，当然也有人因此没养成读书的习惯。

俞晓群认为，“50后”的知识面和文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异，这决定了他们的阅读习惯大不相同。“早期阅读经历，直接影响到了这一代人的终身阅读习惯，直到今天，我们仍然能从‘50后’的阅读方式上看到这一点。”俞晓群说。

“50后”是特别珍惜读书机会的一代人。1977年，时年21岁的俞晓群，成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大学生，“同学中大部分是‘50后’，我们的读书热情，放在今天来看都很惊人，连老师都说没见过这么用功的。同时，‘50后’对于自己后代在读书上面的投资热情是巨大的，在子女教育上特别舍得花钱，这也是有一种补偿心理在当中。”

时至今日，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聂震宁印象最深的，还是当年在广西一个村子里当知青时如饥似渴的读书记忆。“我有一个同学家中藏书很多，所以我们会看到不少好书，从各类文学小说，到北大中文系编的《大学语文教材》，再到赫胥黎的《进化论》，《物理学的未来世界》以及瑞典作家丹尼肯的《众神之车》，我都读过。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，有了更好的读书条件，对于阅读的热情，还是当年为了读书请‘病假’不出工的那股劲。”

来自山西的陈文（化名）是一名基层公务员，同样怀有对阅读的强烈爱好。当他还是个月工资几十元的年轻人时，就会拿出工资中的大部分购买各类文学书籍，如今退休了，反复阅读那些写满了读书笔记的“古董书”，依然是他最大的乐趣。

与同龄人相比，那些青年时期便懂得读书益处、并刻苦读书的一批人，往往能取得更为突出的成就。

当年和聂震宁一起在广西的小村子里读书的另一个同学，后来成为了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，而聂震宁本人则在“文革”结束后上了北京大学，后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前总裁。

喜欢经典，也不拒绝新技术书籍

在聂震宁看来，“50后”的人，特别是早期的那些人，很早就上山下乡，能否养成阅读习惯更多是靠个人，当然这个比例不是特别大，但是，无论文化层次的差异性有多大，爱读长篇小说是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特点。

“这一点与当时小说的阅读比较普及有关，比如《红岩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青春之歌》《三家巷》《艳阳

但是总体上来说，‘50后’对书的判断标准会更单一，在他们眼中，好书和坏书界限会更分明一些，比方说，很多‘50后’就会认为，读古典名著是好的，但对一些更前卫的书，可能就不容易接受。”俞晓群分析说。

另一位“50后”媒体资深人士告诉记者，到了今天，“50后”的阅读更多是出于一种补偿遗憾的心理，想把当初没工夫看的书、借不到的书都看看。在他们过去的人生经历中，深深感到读书的作用，因此，会特别珍惜读书的机会。另外，“50后”涉猎面非常广，喜爱经典是他们共同的特点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文史哲各类书他们都会去看，包括很多反映科技发展新知识的书，他们也不会拒绝。

不排斥电子书，更期待好的新书

退休后，陈文有了大把的时间读书，不过他觉得，还是老书读起来更有味道一些。虽然经济条件好了，买书的钱不在话下，但他很少买新书，也不愿看新书，他最经常的选择，还是把书架上读过的书拿出来再读一遍。“反复看不烦吗？倒也不是。一个是老书耐看，每一遍都能让我仿佛回到青春时代，另一方面，现在的新书不太好。”

聂震宁也有类似的感觉。聂震宁说，曾经一度，“50后”读者对养生的书看得比较多，但现在似乎失去兴趣。在他看来，现在的新书，面向60岁左右读者的还是偏少，因此对“50后”读者的感召力不够。

“有一回梁晓声就跟我感慨地说，知道他最多的读者，还是社区里的中老年读者，因为他写的事他们最熟悉，用的也是他们所熟悉的表达方式。这说明，新书中适合‘50后’的还是少，很多仅仅是经典的再版重印，真正专门出版给‘50后’的精品书不多。”聂震宁说。

通常而言，“50后”可掌控的业余时间变多，精力也还跟得上，这个群体的阅读热情和愿望还是很大的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“50后”的视力在下降，“有的新书排的字号太小太密或是太花哨，也影响了这个年龄层次读者购书和阅读的热情。”聂震宁说。

俞晓群从出版社的销售数据中发现，“50后”的购书活跃度在下降，“一方面是现在更多的书籍通过网络渠道销售，‘50后’网上购书的相对较少；另一方面，也与适合他们的新书不多有关系。”

对于兴起的电子阅读，很多“50后”表示并不排斥，随时随地在手机或是PAD上阅读一些短文，既丰富了知识面，也有信息量，这样的阅读方式正在被很多“50后”所接受。

“不过，要说认真地读书，还是读纸质书更有感觉，眼睛也更舒服，所以，关键还是希望有更多新的好书。”聂震宁说。



俞晓群在俄罗斯
聂震宁在书房



天》，稍有点文化的年轻人都希望能找来看看，还有的会抄下来。还有外国名著，在上世纪50年代末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开始出版‘外国文学名著丛书’，因为封面设计为网格状，被藏书者称之‘网格本’，还有就是鲁迅、茅盾、巴金等的文学作品，都是当年在‘50后’中比较热门的读物。”聂震宁说，“这样的读书偏好，在‘50后’中是大人有在的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人民文学出版社、商务印书馆等重印一批中外文学名著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，解决‘文革’造成的书荒，读者蜂拥而至，连夜排队购书，其中大多数就是‘50后’。”在聂震宁看来，作为受教育被耽误过的一代，“50后”在改革开放之初是热衷读书的人群，大有一番恶补的精神。

俞晓群觉得，很多“50后”对于读书还存在一种现象，那就是态度很冷静，而且会倾向于用“好”或“坏”来评判一本书。

“也就是说，他们更倾向于用一种好或是坏的标准来衡量一本书是否值得读。因为‘50后’经历了从英雄时代到平民时代的过渡，他们曾经崇尚英雄，狂热地追捧过大量描写英雄的著作。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，一部分文化修养较高者又阅读了大量的世界哲学名著，以至于读哲学书曾是一时之盛。

身、画图都作“文”，文字的产生就是“象形”文字而来。因此古代的“文”就是今天的“字”，甲骨文、金文、篆文、说文解字、分文析字等都是此意。

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：“夫文，止戈为武。”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：“饰以篆文。”还有王安石《游褒禅山记》：“距洞数百步，有碑仆道，其文漫灭。”这里的“文”都是“字”的意思。

那“字”又是什么时候有如今的“文字”之意的呢？《说文解字·叙》中说：“仓颉之初作书，盖依类象形，故谓之文，其后形声相益，即谓之字。文者物相本，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。”《通书·六书略》：“像形、指事、文也；会意、谐声、转注，字也。”

从此可以看出，“字”的“文字”之意，是从“文”字里生出来的。正像有些人说的，古时单体叫文，合体叫字。早在先秦时期，“文”字就有了“字”义，而“字”字有“字”义，直到秦朝才开始出现。

字在古代不是字

刘绍义

“字”在古代不是字，那是什么？很多人看到这句话都觉得奇怪。那我告诉你，“字”在上古时代，是“在屋里生孩子”的意思。与今天文字的“字”一点关系也没有。

“字”算是一个古文字化石，从古到今，它的字形都没有多大变化，是一座房子里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的样子。“字”的本义就是“在屋里生孩子”。

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字，乳也。”《广雅》：“字，生也。”这种解释已经非常明了。《山海经·中山经》：“苦山有木，服之不字。”乖乖，这里有计划生育避孕的最好中草药，无毒无害无副作用。《汉书》：“六畜遂字。”颜师古注：“字，生也。”颜师古老先生如果不说明一下，还真有人以为六畜也会写字哩。《论衡·气寿》：“妇人疏字者子活，数乳者子死。”该是计划生育最早的少生优生之说吧。

值得说明的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后来“字”字又有了引申义——

“怀孕”“出嫁”等义，但有人把《易经·屯》：“女子贞不字，十年乃字”的“字”解释为“怀孕”，笔者认为非常不妥，还是解释为“出嫁”较为合理。有人说，“字”在古代没有“出嫁”之说，似有不确。那“待字闺中”的“字”你也解释为“在闺中等待怀孕或生孩子”吗？显然不对。

“字”作“出嫁”讲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有应用，茅盾《动摇》：“甚至于说，待字的大姑娘，也得拿出来抽签。”这里的“字”肯定是“出嫁”之义而不是“生孩子”或“怀孕”之义。女子出嫁曰“字”应源于《礼记·曲礼》“女子许嫁笄而字”之语。

闲话少说，既然“字”是“生孩子”之义，那古时候文字的“字”又是用什么代替的呢？是用“文”！在古代，“文”字不当文章讲，当文字讲。古代的“文”是今天的“纹”字。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文，错画也。像交文。今字作纹。”古人纹

说文解字

时光里的《故事会》

刘磊

节，记得有一章《神秘的2400》，就是侦破案件时候，遇到一个人，他在临终的时候，竭尽全力说出了这个数字，一直到最后才被证明，原来是数务们所在的房间号码。

从那时候起，我一直买《故事会》，读《故事会》。看的多了，能讲出的故事也就多了。每当我如数家珍，绘声绘色讲故事的时候，身旁就围满了小伙伴，我就有了一个外号“故事篓子”。

小伙伴中间，有听我讲故事不过瘾的，要借阅我的《故事会》，我舍不得，他们就千方百计巴结我，给我送好吃的，或者放学时替我背书包等。有一次，一个同学实在忍不住，上课偷偷偷着看，被老师没收了。谁知老师也喜欢看，并且知道我还有好多《故事会》，就要我都拿去给他看。后来老师专门设了一节课外阅读课，要同学们拿来课外读物看，无疑，我的《故事会》是最受欢迎的。

最多的时候，我攒了六七十本，我把它装在一个木头箱子里，从1983年到1990年我参军入伍，都好好地保存起来。在部队期间也买《故事会》看。但遗憾的是，由于父母搬了两次家，等我复员回来的时候，我收藏的那些《故事会》再也找不到了。我只好又买了一些再版的或者合订本，珍藏起来。

《故事会》是我读过的所有杂志中最难忘的。

我十来岁的时候，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农村里几乎没什么娱乐活动，更别提什么电视、电脑了，压箱底的就是几本已经翻得起了卷的小人书。

有一次，我去李叔叔家串门，李叔叔是职业推销员，他带回来一本《故事会》，我看到了，就贪婪地读起来，被里面的故事深深吸引住了，以至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还不走。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长篇故事连载《蔷薇花案件》，反题材的，故事情节跌宕起伏，侦破过程峰回路转。我看得如痴如醉。那一期正是《蔷薇花案件》开始连载的第一期，看了开头不知道结尾，犹如品尝了一小口蜂蜜，再想吃却没了。这下可把我急坏了，我跟李叔叔说了好几次，李叔叔答应看见再买回来，可终究没下文了。

忍无可忍之下，我跟家里要了两块钱，骑了一辆破自行车，一路打听，去了25里外的县城，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，还是偷偷去的。绿色的报刊亭在街道边很显眼，《故事会》等杂志就挂在报刊亭窗口最显眼的地方。我赶紧买了一本，如获至宝一般揣在怀里，满是兴奋和自豪，一路哼着小曲回家了。

后来我用同样的办法，凑齐了全年的《故事会》，读了一遍又一遍，几乎到了滚瓜烂熟、倒背如流的地步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还记得书里的每个细